舜水先生文集

朱之瑜別傳

海東逸史

朱之瑜守楚璵又號舜水餘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為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即難徵信且人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亓某以才備文武上請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既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司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力辭臺府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黃斌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鹵伯鎮舟山之瑜往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御史馮京第之

自湖州軍破也間關入四明王職方翊軍中時內地單弱
欲藉海外之師為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
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
洪武錢數千萬京弟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乙丑魯王駐
舟山安洋將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
中改吏科時吏部尚書吳鍾巒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
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
瑜恨晚舉孝廉辭辛卯舟山陷艤泊海島轉從日本
交阯暹羅間甲午徵還校書達交阯焚香開讀東望
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
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
於張明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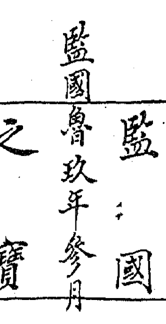
常往來兩軍間克爪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徬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為築第駒籠別莊造滕訪道東國未有學者學宮圖說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簠豆籩鉶之屬咸備又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乙酉年七十辭歸不聽饗之後樂園以屏風為壽繪東國及中華者德六人朗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也乙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遣世子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謚曰文恭搆祠堂駒籠別莊親製文誄之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啓明天啓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

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劾歸國朝强起之不可後
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即夭之瑜在日本苦蚊
有勸悼以紗厨者謝曰先世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轉恐
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
葉氏生子元楧元楷繼娶陳氏生女高字素端元楧屢
省父交趾廈門辛丑歿於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
素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世亂即佩刀自防字何東平
子鬱鬱未嫁而亡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授知於張國維
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肯堂同縣則鄉元賡斗東葉大
受陳遵之族子歸允與王翊吳鍾巒朱永佑契之瑜之
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
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初交趾王檄取通曉

中華文字者被攝至不拜王怒錮棊之繼知不可厥遺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語答曰天禍明室不俟逃逋貴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儻異日者瑜藉大王之靈遄歸桑梓當與貴國搆貳之瑞昌言於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首終王賓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乃從之歸之瑜問學賅博少從業慈谿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貳年源綱條刻之有安東守約序日本高弟有守約序子安積覺又今井將與

監國魯王敕

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為明聖賢大道有當盡回天銜命之志若恝然遐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綫脉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應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兩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閒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遯往忘家陽武之椎尚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俟茲特專勅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本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



監國魯玖年參月　日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一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奏疏

上永曆皇帝辭孝廉奏疏

伏以鹿鳴有詠承筐永錫於周行鵜咮味不濡稱服貽譏於之子祈重旁求之典嵩隆光復之勲臣之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處士戒乎懷寶誼主職在興賢臣靡奏略於

灌鄠旅成匡夏胥說涉川而舟楫奮伐勝商
孝友侯在中樞武夫憲在萬國鄰侯位居第
一汗馬非功忠武績在分三運斗多術房杜
洵開國之彦宣鄰亦興復之才自非其人何
敢輕畀茲蓋伏遇主上知勇天錫文武學成
挺出孔子之鄉駐蹕宋高之土宗高宗嘗駐舟山改爲昌國縣
拊髀顧牧熊羆未覯如雲側席賢豪邁軸
猶艱就日是豈叩刑而莫予抑緣竽濫而多
觴臣之瑜才慚析線志慕請纓祖父兄恩叨

一品必無臣虜之子士農商業已三遷豈猶康濟之英卧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舷決生死制勝之奇因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應爾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膚髮自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罷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惟之生妻潔己不廉移忠非孝 闕在披臣愚深風厲非私桃李於公門在主上念切匡時當黨芳茹於上國顧小臣尚無辭恩

之例何況書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
臣與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 闕顧俊尊上
帝 閱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
氣毋灑汪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封原旨隨表繳進以聞

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一首 佚文 見安南紀事

〇賦

堅確賦 佚文 見安南紀事

遊後樂園賦 并序

水戸侯宰相公以苑中櫻花盛開集史館諸臣以賞之因特使相招況前已夙戒余即時遄往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留連無已執事近臣親司飲饌亭臺邸閣在在供張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處下人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尚乎虛飾吾未見其有至於斯者也惜也瑜德薄學荒涓人馬骨耳使真得賢人而用之其德業所至必當輝煌千古豈徒令遊覽者有感於斯文

賦曰

己酉春三月十九日櫻花爛發繁麗偏反萬卉咸奮數緋綠以來喧上公乃召儒臣以燕樂特開邸第之芳園余以異邦樗朽倚蒹葭於玉樹之藩轉落英之曲徑經卧波之長橋爭妍競豔目眩心招輯犀櫻以作迴廊蹀躞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履屋旖旎組紃列三千縈迴鳥道瞥見平田羊腸屈曲足音跫然一叟出若耶之谷千人但關隘之前目欲

暇於應接後者擁而椎〔推〕遷卉木之叢淵澄之際有瓢一亭几然名曰圓瓢草覆者為草圓瓢如掌中置古驗之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深念沉思自得未見推敲一丘一壑此乎宜置是中吾聞山中舊祠泰伯夷齊龍門呂冠世家列傳元侯之志也吾未得過而禮焉於心不能無歉歉矣於是暫休召伯之堂容與蘇公之陂涉乎涉聽飛瀑態危石觀回泗乎弄流泉鬚眉昭澈掬以漱齒清冷如雪解冠

濯纓瑩然淨潔窈窕方來驚弦已往晝不停
流夜亦不爽兀焉震慄使吾懍恍感聖人於
川上汩英雄於逝波苟混〻而如是嗟淪胥
兮幾何於是盤磴道臨幽壑度鸖橋登飛閣
攀拂帽之垂條躡皦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
氣軒〻飛雙鳧歟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
響荅下瞰千門其為樂也融〻豈復有加於
此者哉既而俯憑檐際牆彌驚疑吾聞君子
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

乃瞻衡宇越郊圻歷町疃啓柴扉出沒摭風之徑長蟠釣月之磯髣髴田家之樂矣登其堂碱砆尋常亘道玹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闌寶氍毹璀璨奪目矣甃池如帶琢琢石為杓一清開鏡雲雯昭焯吾低徊久之歎曰余覽天下之名園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

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芳店瀟
灑小橋仄徑紆迴容治則未有若斯之勝者
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或
進之曰審如是則吾君優焉遊焉匪朝伊夕息
亭榭而休焉魚在于沼鶴鳴九皋樂其樂而
忘其憂焉聊以卒歲亦又何求焉余應之曰
君子殆未之知也大夫無夙退之委蛇則君
侯無燕寢之暇逸燕寢且不得退息況得逍
遙杖履遂歌飄風乎因摘前賢之句輯合而

詠之曰園欲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奏南風乎几席來爽氣于西山虞萬機叢脞爭得效十畝之閑閑少焉羅珍饌錯水陸畢陳桂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温〻以有禮復命戒以詩〻飛兕觥於桑扈進旅酬而鱗〻頹然竟醉起坐中〻舟子艤船橋畔扶掖而燈睇望丹丘溯洄三匝曰余吳人也吾歌子和戲唱吳歈以相謔可乎僉曰可哉因為棹歌行曰泉源漗〻桂楫松桴水安流兮橈櫂輕椂天

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憂勞天下到于今到于今戴明德也悠悠舟中之人撫掌大笑遥指疊巚謂是人為又為之歌曰天作高山人之力可以擬之巳百巳千維其喜之巍巍其有成功夫誰止之巳而日在高舂上林丞尉啬夫倉皇前導欲窮一園之槩甚者欲東𤇺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蹝躩雅欲盡園林之一覽特慮夫進退之迍邅

○書一

代安南國王書 文見安南供役記事

致張定西侯書

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山被陷藩臺奉主上阻於外宮眷及閣府俱自焚可勝驚悼太夫人惠哲蒼闔耄耋之年罹此奇厄真足大痛猶幸藩臺及將吏俱無恙國恥家讎正可竭力以圖報雪逢人問訊直至今年四月於交趾路聞動定即欲附廈門黃紫官船來奉慰適為劇病所困又聞國姓藩臺歸行無定誠恐

謁見無時病軀委頓故仍歸日本今楊監副力違羣議叩謁軍前奈瑜彼中受人所託不終其事而棄去之不祥侵然諾不信中懷快悵耳大約明年夏從交趾覓便船過候此時奉色笑於吳會方快夙心王完老五年起義無限艱難昨秋被難臨刑慷慨激烈有志之士聞之無不痛心揮涕已遣小兒訪其家眷着落尚無回報瑜飄零異國為江陳所負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為藩屢獻替培植數年

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為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讀論為藩臺所敬而事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遠也若止瞻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笑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惟留意而裁擇之

今按張定西侯不知為何人嘗得安東守約所藏張名振書放之所謂閩府俱自焚等語全相符合故知定西侯為張名振而明末方面一將也今附其書於

此以備考索

别後彼虜窺關三路並過不意蕩陰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佞直指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絶死守十月竟為所破不佞闔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尚思捲土但處勢力單弱遂揚帆而下正月已抵厦門國姓公眷顧慇慇迫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昨十一月内楊月恒至營方知台兄的耗不勝欣

慰又辱佳惠遠懷更感高誼謝〻鄙懷縷

縷不盡頓首

通家侍生張名振拜

與陳遵之書

往時弟與兄數日不晤對便胸中作惡今乃

以世事遷變遂致分處各天冉〻歲月總無

音耗孤踪獨處何以為情己亥春咸兒至幾

聞動定知兄悅豫安好門闌亨泰尊嫂亦康

健無恙令愛玉伶俐足以悅親稍慰澗懷兄

性安舒和厚其得上壽者理此嫂氏如此弱
質如此重病乃亦至今安寧此誠喜出望外
十餘年來在交趾時已知小女柔瑞故於乙
月十四日然此書之到已遲數年書尾不載
年月未知其終於何年此小女性剛決身佩
利器者多年日夜不離弟素憂之嫂氏亦素
憂之今未知其死之故但聞嫂氏與令愛哭
泣無度又聞兄家祭畢次日別設祭筵為位
陳設裳衣嫂氏酹酒痛哭令愛哭之甚哀誠

慼嫂氏過愛此女吾女明德淑順動合矩度
不獨鄉邦稱之即璵嘉兄之主自命一世人
豪且於綱常倫紀之閒不甚關切亦深為歎
服曰非此父不生此女弟寧不痛之且亂離
以來諸家祭典隳廢弟豈不欲嫂氏數數而祀
之即吾女可以無餒但異姓之女而專祭於
陳氏之門恐於禮不合惟兄酌之乞兄將其
死之年與月日時示知并將其死之故寄我
辛丑年煩許疑之寄書內言此事未知其況

浮也吾女舉世無與比又弟所鍾愛豈致疑於骨肉之間弟今當為文以祭之但恐一時少有差違而弟直言其生平便有譽兒之失此文一出雖無媿於人之耳目而有媿於天地故寧遲之一二年必待兄與我子姪之書至而後成之而後為位而哭之也千萬千萬咸兒即於此年六月十七日患傷寒五日而熱除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

後生强壯必不能堪此時賓客如雲必要求
見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餬之是夕即復熱
喘急一死而亡此子惑於邪言以口腹而喪
其身固不足惜特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俜
孤苦耳寄柩處山未知存歿叔公處何如叔
婆安好否弟不能盡分毫情禮於心歉然彼
時候四舅不至故致此大欠缺也元寶兄斗
東弟近狀何似欲如往時歡聚復可得耶姚
親家近況必佳凡曾產有佳兒否共有幾子

幾女兒家本不甚饒秖以伯母勤力所致遷
革之後不致銷落否諸家祈兄乘機一問之
彼此耆耄之年不能少有寄將而但空口問
訊誠媿於歆然情之所至自不能已也令甥
必佳招官老成來興前應不同弟飄流無已
時近亦留住日本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
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去年六月應寧相源
上公之招來至江戸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
詑以為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為當今之至

親尊屬封建大國列為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勿咈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能有所稗益而尸素廩餼深用為媿上公讓國一事為之而泯然無迹真大手段舊稱泰伯夷齊為至德然為之而有其迹尚未是敵乎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熙之理世世子亦能仰體尊意近更婉曲綢繆

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
如沒溺豈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
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此此
書與兄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閒暇之時每飯
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
徒虛想耳儻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須先點
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
者為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
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為愈俟明年

有便當爲之計此先父母墳墓事在小兒書中幸祈閲之茲不能盡種〻均附來友口道來友頗似真實不必過於驚疑中懷無限不能盡悉心焰而已

與男大成書

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此總不必以家事亂吾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即有凶危豈能相恤故絶之耳我豈非人情哉辛丑年曾寄一書於二郎汝或

聞之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或合或不合臨時任汝酌議我父故多年恐骨殖俱朽但作棺衾撊取壙中之心實於棺中而葬之粗了人子之心古人有書木板葬之者亦此意也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我高曾祖墳墓近城而材木美大必被殘毀然無可如何已汝妹之柩亦須搬回葬汝母之側此等事汝今日做不來但

須先作此經張漸次寄汝為之恐不言而死
死不瞑目也乙亥年有楊姓趙姓鄉親索家
書我恐為汝累故不允并不以汝行止告之
後其人復來言汝家中事甚詳且言我孫甚
多是日孫女出嫁未知果是幾孫汝雇轂餬
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為汝助此
歠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稍勝諸縉紳之家耳
汝伯父尚健飯否汝諸兄何如我以兄弟責
善又以滿朝上疏彈劾絅羅密布立刻擒拿

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作別至今悔恨無已我兄弟一生如何友愛而乃有此事往年以戀〻汝伯父故一步不離是以不至失所雖我不動於名利而篤於兄弟然亦皇天之所以默祐孝弟止不然十六年名節一旦煙銷霧滅矣汝諸伯及諸兄可為我一致問親家近況佳勝宗中叔伯兄弟子姪無有不愛我者但須擇其人之謹慎知事者為我一通候問近多病不能詳盡多在十七叔

書中我遺家多離汝當冠時未曾冠汝字汝今汝有子有孫而名之非禮也欲作一字寄汝汝又有不可蓋汝之有字舊矣今作一字遺汝欲遵父則不便於俗欲從俗則違父命故不可也可將汝字寫來以便巳後寄書也可將我高曾祖考生卒年月日時詳悉寫來我旣居於此當舉祭祀也

與諸孫男書

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尚不得知況

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舘里堰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齏虀鹽蔬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汝伯祖宦至開府今日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人宗戚過我門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為嗤笑非讚美之也豈但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德不

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為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窮能閉戶讀書為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為耳古人販藥漁鹽不虧志節況彼在平安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

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為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蠢惡毛髮焦枯對僚屬便黯然削聲我則不然也為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為既為廣官者必不可來既為廣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嫻雅我亦不以為孫凡事但稟命十七叔公同汝外祖而行亦須各討一親筆書以為驗勿謂我無書遂不答也十七叔公及汝外祖姚親翁皆盛德君子敦重溫和理當有壽十七叔婆

無恙為慰為汝姑娘數年痛傷哭泣不已恐或以此致疾不可知十七叔公今年八十四汝外祖與吾同年生若得回籍敘述與七足為一樂未知有此日否祖宗墳墓託汝亦力不能及來時須往汝姑娘殯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所不至或自隨來此十七叔公書略則不可詳則恐為渠家累故不為此即以此書送看汝來時須得二人跟來我家舊僕老者凋零壯者星散阿鍾

大招小招雖最小亦將六十隨行亦自無用且亦不知在吾聞汝表姑哭汝姑娘每祭必致哀慟數歲何能如此今適誰氏伯祖尚存吾汝從伯幾人平安往年呼汝二伯此書曾到吾今來亦不能見矣姚親翁家不待訪問自然知悉馬渚陳四太叔婆尚健吾惟庶出一子今何如西門南城下鄒元貫一家此我自幼同窗其東鄰斗東叔公元寶長我一歲斗東少我一歲亦同窗俱無恙吾東門成我

葉年伯諱大受者其家無恙否大約住黃山
橋園中三畝田頭恕銘先生諱錦者其家無
恙否其餘欲問者頗多但汝來不宜昭彰止
問此數家最相切者而已外閣部陳木叔老
師諱函輝原名煒台州臨海人乃我本房座
師與我最相契今有子孫否子孫何如住寧
海亦不可知禮部尚書吳巒穉老師吳鍾巒
常州武進人此我恩貢座師也我貢劄為開
國來第一乃吳老師筆也今其子孫何如吏

部侍郎朱聞遠老師諱永佑松江華亭人其子望倓今何如我欲攜其幼子某官來老師見識不明而止留得一人斯幸已已上三家汝不能親往須汝兄弟一人持去或不能及待汝行後問得的確寄書亦可常州五六日程台州三四日若至松江順便問閣部張鯢淵家何如鯢老張肯堂松江華亭人欲與吾相親我三次拒絕之是以與我極不相好茲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其子

張至大無恙否住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北胡鍾有家何如令尊號慰餘尚健否住壽星橋下塘（即張塔橋東）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舊年有一盧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

與孫男毓仁書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眾次俱不

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〻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時為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此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省菴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腆則魚鰯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壓封鐵鏽其宗親朋友咸共非

笑之諫沮之嶺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〻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此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此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〻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答魏九使書

遠惠書問足仞厚誼二千道里耑伻跋涉良

非易事風波目前進退無門等語一言一淚來年事成必往長崎甚為長算至於識時務曉南京話一人弟與之往復議論商其可否台諭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真歷練世故之言但謂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為計固已疎矣此親翁自為耳絕不為弟計慮也弟與親翁同住長崎者五年相去區區數武未嘗卿盃酒接慇懃之餘歡忘貧富申握手之款密一旦舉秦人越人而責以葭莩姻婭朋友之

誼謂為不棄菅蒯無乃言之而過乎留住唐
人既數十年未有之典而近日功令更加嚴
切欲留一人比之登龍虎之榜占甲乙之科
其難十倍而親翁視之藐如此無異俯拾地
芥宰相上公如此敎誠待弟長崎所聞者不
過什佰中之一二耳弟思以一言欺之耶況
弟平生無一言欺人也萬一弟力所能為尚
當審量交遊有敬愛者有親密者或略有往
還識知其為人者其事先定而後得徐議親

翁之去就若忘素交而遽為親翁緩頰親翁雖得之亦應且憎矣萬一大槩得留亦必不獨置親翁於風波中止旋息不忘報乃君子之義然救人而從井亦仁人所深疾幸勿謝其唐突來金五兩藉手附璧弟本不啟封特恐長途差誤故令來伻自啟之耳或有晤期統容面悉揮冗率復不能詳婉惟希崇炤

與釋獨立書二首

不佞於人一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聞

老老師此止稱殉難戊戌年聞其死時依回
本年八月遂削其配享及今細問無此事而
後復之禮部尚書吴霞老老師此自經於學
宫止稱殉節惟於王完老私謚之曰忠烈稱
曰知友不佞自稱亦曰知友可知此若猶之
庸人不佞豈肯一字假借之哉三教平心論
其學亦博機亦敏舌亦利以弟愚閱之未必
出於贋作贋作者無此才無此識設使有此
才識又必不肯寄人籬落必自開壁壘與人

旗鼓相當即曰以儒攻儒如以夷攻夷之法是又不然久矣儒教淩遲釋教横肆既以援儒而入於墨又何必推墨而附於儒今日即使更有昌黎數輩恐亦難障東之之百川其曰靜齋學士者不必撰文之時自爲標置明乎後日緇流之所增飾晚世僞儒多有自攻其所親所宗以爲進身之階如梁山泊殺人劫貨以充投名狀者既有投名則其勢不可退轉故須下此毒手耳神光關亦有之今按神光

神宗光宗萬曆泰昌二主也嘗有論劾一朝望極口詆毀以代焉雁蓋病狂喪心無所不至乃責以天理羞惡侍之過已劉謐言僞而辯記醜而博潤非而澤行僻而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狥當為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尚函藏石室今日誠不可懸之國門昌黎三獨座有味乎其言之也何如少俟數年和尚道成名立此時出以

示人則建瓴於高屋而下令於流水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和尚以爲然否原稿並劉本奉璧希炤存

二

前夜路出豐前相去山中咫尺和尚不能親來面訣反引結夏爲辭不能無憾憾和尚不能窂真多所做作也健翁昧於事理不能自立不得不隨人脚跟和尚必能知其非乃反摭兒童語爲遮飾耶揆之情理必不能安然

事已往矣言之何補近者崎人來聞知和尚
及健翁步履如飛飲啖如故此大好事去年
人謂尚在嚴國者妄也長崎往來人甚多闡
問皆不易始信別時易見時難也此間有一諸
侯欲延和尚和尚來此必不寂寞但彼以二事
相要託居間者來議弟意和尚必難允從故
不輕諾昨日又復來言萬一可允晤期應自
不遠則往日之深懇又似多此一事矣笑笑
候書來當以此二事奉闡和尚即來健翁必

不肯行欲見一通事甚難不必求其佳止要一語言誠實者已自不可得矣和尚雖與弟不同然舊年新例能唐言者盡為船主小通每年可得百金而父母妻子廝守人誰肯舍之而涉遠道故知其不可得此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為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中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妬忌互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

此關佛是以蚊撼山也上公相遇禮意勤拳雖魏文侯之於子夏不是過也今年五月以來更加十倍事物細微雖一匙一筋亦必親自經心恐文侯之誠懇不能至此諸卿大夫又能仰體威心更加懇懃始知兹人彌天布網枉自作蘖枉自勞心也意長楕短病後體弱不次惟希鑒原外具綿細一匹將意莞納是幸

答釋獨立書

昨暮得手書因病甚將就枕頭目眩暈未得即荅為罪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為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為艱難最為堅忍而尚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為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為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頗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

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所面達云云弟即時力言不可別後再見坐談極久弟並不及一字和尚果何所關相愛籌量之情感戢無窮矣秋冬出關告歸大是美事中國大叢林儘多名勝不

少飛錫所及亦不限定南海若必欲證修潮音亦庶無雒蜀之分弟後得歸耕隴畝當作一方外之交不盡縷縷統容晤罄

答釋斷崖元初書

歸讀翰教知昨日雨過緻止失逕為歉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道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薦借一枝棲息貴邦衣麤茹藿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非為倡明儒教而來止生於聖道榛蕪之日

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菅蒯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墮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為僧峩冠廣儒者為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呫嗶剽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為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

儒攻佛遂使佛者摭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爲徒爾紛紛哉求教反求於身極懇摯極簡當妙妙蓋夫子非時非位直欲以口舌挽回天下安在其辭而闢之廓如也

答釋月舟書

自別芝顏倏忽閒已七載矣光陰之速乃爾每念癸卯年火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清規和尚不以爲

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為尊禮況平日對門而居兩年未曾識面者乎午夜挑燈烹茶酾酒啟之隆情至今時在心目每欲修候又以道敎殊方恐犯昌黎之誚把筆而止者數四近乃慨然自悟此特舉男子事耳昔與健老人朝夕起居者十年彼亦時以其道誘我此時僕甚貧困終不為彼所移心即灼知是非雖褰裳涉津亦復何害且又未必至此況略人之情忌人之惠以潔一己是豈君子之道乎折

簡相通禮自宜然外具總絹一端綿布一端引意惟冀哂存禪林寺三林長老近況何似亦欲以微物寄候而高岡兄以行李煩重辭之故不及致書幸為道意

與劉宜義書

弟拙劣之性與人不款曲舉凡世情親熱口角寒喧人人之所易能者乃獨一無所能視世之圓活者如走盤之珠而弟四角匾方非手移之必不能動真可自笑此老兄獨能達

羣情而錯愛不幾昌歇之好乎晉人之能為青白眼者見禮法之士必加之以白眼老兄偏着以青眼柳有奇矣其他暗中調護口頰解嘲復費無限周折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之謂矣宰相上公學古有獲溫恭執禮日得之於傳聞果能如此或可庇其宇下然惟久與乃能見耳時下禮貌頗優足使蹇僻之士自安其身誠為意外之事幸矣儻别有所聞惟望寄言教我以為善後之圖弟拙於處世

故披心胸露肝膽以求之萬勿疑弟之疑於直言也弟同邑趙文伯思念其二親餞別之時豈不知為弟吉行舉杯酌酒泣涕如雨聲嘶股栗抑遏難止人之至情乃至於斯若此舟必無可為者弟不敢以邑子累老兄若有一二人之例可援萬祈垂手引之亦積德於冥也弟之銜感與趙同之矣不盡不盡

答王師吉書

展讀翰教真有再生之喜前年弟力勸親翁

稍遲觀望而親翁急於求富擬臂先登去後遂聞閩廣凶耗深懷危懼內地大關而外船自投羅網豈能安全嗣後頻聞異同之言益致憂疑每々與高尾兵左衛門言此事深發親翁好勇八九月間忽書中有三官事樣而不言姓心固疑之歲終忽接手書抵掌大笑無端別得一益友喜可知矣雖資本虧損然當以身為重不可熊掌生魚必求兼果有此彼蒼亦不祐也弟六月間行欲與諸親友一

晤而不可得諸事當備於兵左衛門家叔中
更不復贅近者上公禮侍日益隆重今年正
月以來賜肩輿直入朝中二月間弟下體患
一腫毒上公親臨視疾事〻周摯使命䫉遺
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
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方之於古惟魏文侯
之於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或者庶幾今上
公聰明仁武遠過文侯而弟樸樕椎魯大媿
比三賢矣特恐黔驢技盡爲諸卿親羞耳上

公諭令援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為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另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裳一件不許携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其隨來之人不妨以日本衣易之亦不可以彼衣被體祈親翁與文伯兄商之敎之

答四宮勘右衛門書

正月初五日援足下來書快極雖中間有未適暢處而情意殷殷溢於楮墨之外矣去年

歲夏遠送往返跋涉心甚不安不佞有何功於足下乃追送過於士行乎不佞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又聞足下有夏間到此之說來此殊堪把臂穿相上公相待之禮足下已聞其略近日情日益厚禮日益隆而且真誠無矯飾誠不易得此所學淵宏諸儒不能及而仁明闓爽真不世出之主也足下須碑文當敘令先尊事跡奇來不然空空敘述何足為重中村玄貞心緒不定去冬已辭歸諭

之不明留之不止真令人不可解悶絕悶絕不佞深娓何二使先見矣不佞於二月初九日生腫毒今月初五日方愈故不能詳悉俟後便詳寄此

答太宰次郎左衛門書

昨問極當書到以俗務酬酢抵暮而歸未能即答今晨發函讀之甚喜足下已能見大意及此乎果能及此則與足下相與其成之易也十倍於他人然恐足下識力未必及此若

剿襲他人之言則意先不誠與大學中庸大相背戾況乎經綸建立乎古人於强梁之夫負薪之子亦勉令就學豈不倣之有異耶前所以不許足下者以足下有其志而時與勢必不能也儻浮慕聖賢之名而實為負販之行候伺於船主賈客之門虛恢於有無貴賤之蹤明恐欺瞞少圖利潤則大辱此典籍矣若竟棄此不務則家無恒産妻子不免於啼饑號寒治生為急之謂何所以不敢輕許耳

不然不安於寥〻寡和之日豈不欲玉足下
於成也至於尚論古人之言當更論其世而
可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程子去孟子千四百餘年世遠言湮聖學亦
既滅息矣黄老莊列之書虛無清靜之旨為
禍於世者十四朝矣以及諸子百家蛙鳴紫
色勢然嘈雜使人無所適從然疎而遠俚荒
唐而易見非其甚者也其最烈者無如彼釋
氏之言如佛圖澄鳩摩羅什達磨慧能誌公

生公之徒遂能舉天下之人心而振之高明者智愚者貴者賤者善者惡者一鼓牢籠於其術中慘亦甚矣有宋偉人如韓魏公范希文富鄭公文潞公功業聞望炳耀人寰而力未能除去間亦有獵較其中者歐陽文忠文章為一代宗工然未嘗深得於聖學邵康節學行均優出處可則惜頗流於術數蘇明允父子學富才儁或間以縱横捭闔之說或雜以佛釋高曠之談其無可議者惟濂溪先生

一人而程氏兩夫子宗師之然文獻不足無
徵不信後得古本大學於蠹叢榛莽之中殘
編斷簡之餘足以發明其志溢喜之極故曰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而使學者亟誦大學非謂論孟
後於大學亦非謂論孟之義不如大學也至
於中庸雖聖人傳授極致之言大本大經參
天地知化育然亦子思子為下學而作也非
曰言性言天下學必當後之也然君子之教

人譬如醫者之用藥元氣無傷而止於虛弱則補之邪氣浸淩虛火炎上則祛之祛之瀉之則所以補之也若不知標本之治而遽投以參芪附子未有不害之者已蘇子曰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進藥宜審其虛實寒熱燥濕輕重未可執方以誤後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聞斯行之者是也則不宜曰父兄在有父兄在者

是也則不宜曰開斯行之何問同而答異耶
急於四書先於大學是已亦顧其所用何如
耳非謂緩四書後大學也至曰棄此不務徒
說先焉則不佞之所未解也不佞今日未嘗
開門授徒高自標榜則不佞之為此不綽綽
乎即使開門授徒庸詎不綽綽乎玄真之來
屢辭之而不獲至今尚未定名誼又喜兵術
在此無事故令習讀小學耳小學者大學之
基本即緣此而止亦如期門孝經何乃比之

於釋老之虛無躁進之功利事親從兄與忠君理民之業顧與大學有異乎又何以得罪於聖人之門也小學而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則舉凡天下之書皆虛空功利得罪於聖人之門者矣不佞未嘗儼然皋比炫耀一世而顧責備之如此哉此非足下之言也必有為此說者亦深見足下之非誠矣門生之稱非可泛泛至若恩師之稱者殆將於父子人生無有二三未可濫加於路人已後幸

勿復爲之欲盡其說而一時事冗統容他日

詳復

朱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